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八十次逐字记录

1994年12月7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亚辛先生(副主席) (苏丹)

嗣后: 西索瓦·西里拉亲王(副主席) (柬埔寨)

下午3时25分开会。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亚辛先生(苏丹)主持会议。

议程项目159(续)

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 决议草案(A/49/L.49)

亨策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奥地利支持这一发言。

今年7月4日至6日在尼加拉瓜马那瓜的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文件——《马那瓜宣言》和《行动纲领》,得到74个国家的支持。这再次表明多元民主化的思想已在全世界深深扎根。欧洲联盟以120 000多美元的捐款共同资助了这一重要会议的工作。

欧洲联盟一贯支持向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的演变。这种演变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合作取代了对抗。我们享有多元化、人人同参与政治事务和充分尊重人权的共同价值,并支持加强和促进这些价值的目标。我们正是本着

这种精神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草案的一个共同提案国。

1980年代后期,在拉丁美洲军事或独裁政权一个接着一个开始崩溃,而各国一个接一个开始使自己掌握了多元民主化思想所激发的宪法基础。戈尔巴乔夫先生于1980年代末在前苏联发起了一个最终导致独裁政权结束的进程。在该进程结束时,俄罗斯联邦和前苏联其他国家都建立了民主。更早一些时候,中欧和东欧各国废除了它们的一党制度。结果之一就是德国的和平统一。

1980年代初,民主思想的势头在非洲加强,而在亚洲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国家自1980年代后期起有所增加。

我们欧洲联盟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东欧、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我们还认同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

欧洲联盟对于民主、人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连和相辅相成的联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认为加强民主体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体制保障法治、促进民主价值并尊重人权。我们认为这些原则不仅扩大了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机会,而且还为社会提供了经济动力。

我们完全意识到向民主过渡并不容易的事实。它不仅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人民支持。在很多国家,向民主统治的转变都伴随着意义深远的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尤其给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加上负担。从长远来看,民主必须证明它是最佳的政府形式,而且给社会全体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坚信:在基于法治的民主社会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机会大于政治和经济决定无法受议会或自由的新闻界批评,政府未受到压力来实现经济成功以赢得下次选举的独裁制度。尽管不民主的政权推行良好的经济政策,而外国投资者也可能灰心,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这种政策将不会被这些政权突然扭转的任何保障。无论如何,问题不是便利治理,而是回应人民的合理愿望和利益。只有一个经过普遍、平等、自由和不记名的选举而选出的政府,才能够认为自己具有合法地位来行使政治权力。

我们在联合国这里每天都可看到民主演变多么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中生活也随之负有某种义务。我们都必须通过参与和承诺而加强民主社会,并帮助它们进行发展和建立发挥作用的司法制度。欧洲联盟意识到这些义务。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我们准备帮助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所进行的民主化进程。我要指出,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扶植各民主社会提供大约5千万美元。此外,欧洲联盟的一些成员国也正为此而在双边基础上作出贡献。

最后,我要代表欧洲联盟和奥地利再次向所有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希望它们巩固其民主制度的努力取得成功。我们将帮助它们完成这一任务。

查维斯先生(吉尔吉斯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吉尔吉斯共和国就一个不仅极关重要,而且也极为及时的问题在大会发言的确是一件十分荣誉的事情。

目前正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必须这样结束本千年“这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些国家主权稳固,并牢固地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形式的机制支持之下,从而为所有人提供自由和平等机会。社会的民主基本要

素的前提条件是,其所有成员的各项根本需求得到满足。民主还要求公民充分参与政府。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建立消除族歧视、冲突、尤其是种族冲突,政治和宗教紧张、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最终战争的根源的条件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民主在世界各国的幸存在今天绝非具有保障,因此,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保证其存活。这项责任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过份。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其《发展纲领》的报告中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建议,其中包括重整联合国系统、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更大的合作、急切需要的赋予妇女权力、消除贫困、以及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即取消这贫困国家的债务,因为它对当今如此众多的国家的预算带来沉重负担。然而,其最重要的建议是结束联合国对支助发展努力的自愿捐助的依赖。吉尔吉斯共和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已正式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国捐赠基金。尼加拉瓜大使今天上午曾谈到他的政府准备设立了一个特别基金,其捐助来自于各政府,以用于特别紧急情况。我们充分支持尼加拉瓜总统的建议,而我们的建议与之虽然相辅相成,却十分不同。

一个不少于200亿美元的联合国捐赠基金可能会对应付各种紧急情况提供一种基金来源,这种情况每年必然会由于不同原因发生。这样一个基金可作为一种国际善意机构建立,资金来源完全出自私营部门,没有任何政府捐助。其建立应具有其自己的章程和规章,并受其自己的国际理事会的管理、该理事会不代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而以监管人的身份选举产生。然而,所有大陆都应得到代表。这样一个真正基金不防由大会建议并核准,作为对秘书长在本届会议期间的紧迫声明的反应。还可以设立一个小型工作组,以促进这项努力。建立一个联合国捐赠基金的初步方案和建议在适当时间准备就绪。另一种方法可以是设立一个联合国捐赠基金,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和私营的基金,以为本世界组织的工作在财政方面提供支持。它将在联合国系统机制之外运转,类似其他慈善基金。基金的收入将捐赠给联合国。

此外,吉尔吉斯共和国完全支持使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基本社会服务普及化的对正焦距的倡议,它已经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的认可。该倡议具有若干普遍目标,我们对此强烈支持并必须

全力以付地为之努力。这些目标由“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教育,特别强调妇女或少女的教育、为所有人提供基本保健,包括营养、身体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普遍享受安全的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可接受的生活质量和基本需要,包括可持续的生计和生产就业;向所有人提供信贷、土地和信息;充足的居住空间;充分参与政府和决策;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人权。这些也是一个真正民主社会所具备的要求。

决议草案A/49/L.49涉及新的民主国家或新近恢复民主的国家。民主是一个不断和辛勤耕耘的过程。法国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指出,民主象一次每天进行的公民投票,是所有人联合努力的结果。对汉斯·凯尔森来讲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理想。在让-雅克·卢梭的心目中,民主是自我向公民的本体和职能的转变。

但是,可能值得牢记的是,“日内瓦公民”——卢梭以此署名他对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契约》——还说道:“民主过去从未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存在”。

但是我们吉尔吉斯斯坦深信我们吉尔吉斯共和国具最好的民主。在这种意义上,不妨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不朽名言,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在上帝保佑下的国家,一个自由得到新生的国家和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我们还意识到有其他的国家处于类似的状况,象我们一样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困难,需要和应该得到大量援助。要使这种援助有效,就必须在国际一级进行研究和规划。这就是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进行的对途径和方式的研究和规划。

因此,吉尔吉斯共和国成为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全心全意的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希望它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特莱斯·里贝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高兴地成为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在积极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之后,我国决心致力于实现会议

的目标,并同意其关于促进和巩固代议制民主并对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给予应有考虑的思想。

巴西1988年《宪法》明确确定了巴西所基于的政治框架:主权、公民权、人的人格尊严、劳动和自由企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多元主义。此外,《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代表或者直接选举行使权力。

在巴西,民主得到了充分的巩固。我们实行一种将对个人的关心置于社会良知的中心的制度。我国政府行动的重点在于确保向各个公民提供有效的方法,以便实现其福祉和社会公正。

民主是各国人民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好政治制度,但民主本身还不够。在一个正在日益追求实现某些价值的观普遍性的世界上,在促进发展权的普遍性方面还进展甚微。我们必须把努力的重点不仅放在通过民主的价值观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且要放在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方面。

在这方面,正如在姐妹国家尼加拉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上通过的《行动计划》所指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请求秘书长研究联合国系统能够支持各国政府作出巩固努力的办法。我国代表团非常支持这项建议,希望整个国际社会一起向秘书长提出这项请求。

莱恩先生(伯利兹)(以英语发言):伯利兹代表团荣幸和高兴地成为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直至不到十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对更加古老和稳固的民主国家的广泛威胁。但是最近这种观点已经消失,这些民主国家会寿终正寝的暗示也已基本消失。但是,即使就这些民主国家而言,我们还可以通过首先是由菲律宾最近又由尼加拉瓜共和国举办的新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际会议提出的杰出倡议来汲取一些有意的教训。

尼加拉瓜会议特别提醒我们民主是一种有机的概念,是一种脆弱的商品。鉴此,它特别容易在一国人民普遍遭

到不幸时受明枪暗箭的攻击。我们被提醒即使在稳固的民主国家,正在下降的生活质量会给民主带来威胁。我们一直在国家机构所基于的正式受欢迎的结构与所有公民对现代文明的物品、服务和福利设施的拥有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共生现象。在我们努力重新制定全球发展有关战略的时候,随着经济盛衰的扩散,民主秩序的结构变得更加脆弱。令人惊讶的人口爆炸和全球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章法的体系等现象都加重了这一点。

因为民主是一株脆弱的小草,在得到小心周到的照料和具有充分的资源时才能成长,这些现象的有害影响在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就更大。此外,在许多这些国家中,当代推动力的成问题的后果加剧了维护一种完全民主秩序的困难。自相矛盾的是,这些问题中有些归于民主本身的成功。因此,寻求民主、自由和更好生活的难民与国际流离失所者受到了这种成功事例的吸引。伯利兹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它努力收容了占其人口15%的这种入。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的传播媒介和通讯技术所传播的即时信息刺激了这种国际性的移民。在我们正在仅仅了解的程度,这些技术还有时候导致了一种极度主义,这可能造成精力和资源的不适当的转移和由于无法满足愈来愈大的欲望而引起的绝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和这种转移于绝望促使人们迅速越来越特别关注致命的暴力现象,这种现象现在在世界绝大多数城市的街头非常猖獗。象我国这样一个仅仅在十多年前引进电视的国家的案例历史证明了我正在说明的观点。

我谈到的现象在电视诞生之前没有听说过。在此之后的很短时间,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些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并无疑是很受欢迎的。然而,它们没有发挥以现代化的电子手段代替古代的市场和市政厅的职能,而是助长了对作为民主的必要条件的安全和满足感的迅速侵蚀。

我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民主有关的问题以及共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对全球政治形态以及我们国际组织系统的吸收和管理能力构成严重挑战。这些问题完全属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和我们系统的所有其他有关机构的职权范围。

这个系统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各项挑战的严重性和国际化性质促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秩序的机制必须是有机的和相互联系的。因此,导致了当前秩序的战时时代的各项关键文书强调了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方面的共生性。就民主本身而言,这些文书对各国人民行使其自行治理的能力,即民主,表示了明确的承诺。它们还强调,每一个人和社会都应该享有作为民主基础所必须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有选择地强烈重申这些战争时期所作承诺中某些部分。正统的经济观念,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不歧视和调整措施的重要性受到了强调。详细制定并执行专们的和有差别的贸易和发展措施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注意,我们为减轻最贫穷或负担过重的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所拟定的战略是不适当的。也没有充分地促进迫切需要的本地的技术和工业能力。

鉴于这些现象的有机性质,它们给民主制度带来沉重负担。由于经常不承认民主模式本身常常必须象地球上广泛的人群一样多种多样,这株脆弱的植物面临着甚至更大的危险。此外,人们对这一认识不足:民主只不过是入权中的一种,而入权是由多种多样的成分组成的,其中包括文化、发展、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权利。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些关注因素并不专门属于国家的管辖范围。这个有机的人权概念是我们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适当和充分的主题,这个体系必须发挥促进者、协调者、甚至是管治者的作用。而且,正如《马那瓜宣言》和大会各委员会当前进行的辩论中所强调,在联合国大家庭内更为一致地实行民主将促进世界范围的有效民主。

因此,伯利兹代表团呼吁大会通过尼加拉瓜共和国的这一崇高的倡议,并支持在新生或恢复的民主制度中加强这一宝贵的组成部分。

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大会已同意在其议程上增列这个项目并在今天讨论这个项目。这个问题对于国际社会特别重要。我国代表团因此支持1994年7月4日至6日在马拉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所通过的《马拉瓜宣言》和《行动计划》。

我们必须把这一得到广泛承认的信念作为出发点,即现在民主制度是最符合各国人民需要并保证其发展的政府形式。我无须回顾,已选择了多种多样的途径来适应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传统和历史特点。我们承认,不可能存在一种可以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人民的民主形式。民主是一个根据政治和历史的需要不断演变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那些自称代表结构最合理和最古老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说可以把其民主制度视为最完善的制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免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常常导致民主制度的暂时中断或削弱。

在这些情况下,促进和巩固民主是一个非常困难、并有时甚至是一个带来创伤和痛苦的过程。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尽管没有任何可以普遍适用的单一民主模式,但仍然可以强调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以之作为我刚才提到的过程的基础。

首先,在至高无上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唯一基础是人民充分行使主权,通过投票自由表达的意愿。这意味着充分尊重人的基本特点、不受限制实行法治和彻底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必须禁止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或借口的所有歧视性的作法。

促进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也是尊重民主制度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自决原则,这就是,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地选择其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适当、合理和以主权方式利用其自然资源。

民主还必须使感到完全没有受到保护的社会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反对赤贫斗争必须是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向贫困发动的战争也意味着要确保所有的人能广泛享受教育、文化和保健的机会以及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将特别要求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拉丁美洲现在呈现出代议制民主的广泛而乐观的景象,但这一体制已经受了严重的动荡、干扰和变化。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那些因素在拉丁美洲往往没有产生成果或令人遗憾地遭受挫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对民主稳定的另外一种威胁:颠覆。在一些国家之中,这种现象特别危险。应该完全明确地指出,可视为恐怖主义的一些形式的颠覆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危及人的基本权利并危及民主和维持和平。

为此我们必须加上由于贩运毒品者的罪行以及目前存在的差不多已制度化的腐败现象,而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现象正在破坏社会的道德和经济基础本身。

这再一次使我们回顾促进民主、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之间的根本联系。这些概念是相互密切关联的,因此在这三方面都必须一致取得进展。毫无疑问,发展是充分实行民主的保障。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实现民主的促进和巩固的基础应该是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各国政府根据国际文书特别是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文书所作出的承诺。

在结束发言时应该指出,促进和巩固民主的崇高目的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并作出相当大的持久的努力。可以通过现有联合国机构最始终如一、最和谐地实现这一目标。

凯科巴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民主的理想正在日益取得胜利的时代。各国人民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最终已在世界各地实现了民主。民主政体的数目已经有了急剧的增加。专制独裁似乎已成了过去的恶梦。

这是欢欣鼓舞的时代,但现在也有一种强烈的预知感——一种处处存在的忧虑,认为最近得来不易的民主胜利可能出现逆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或恢复的民主国家在巩固其体制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的一种危险是这些民主国家中有一些可能会被他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所压垮。

新的民主国家受到两方面的威胁。许多国家面临着有敌意的安全环境,而所有国家都处于严峻的经济状况之

中。在这两方面,联合国系统都能够采取措施来协助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

对安全的威胁直接威胁到民主。为了确保一种民主政体能够发展并繁荣,最关键的是对它的安全的威胁得到处理和消除。波斯尼亚持续不断的悲剧提供了一个正在为对付一种极端不利的安全环境而进行斗争的民主国家的生动事例。从本质上来看,波斯尼亚的局势是相当简单的。一个多文化的民主国家已成为法西斯侵略的受害者。波斯尼亚政府没有受到协助来抵抗侵略,而是看到了它进行自卫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国际法没有受到维护而且塞尔维亚的侵略没有撤出,相反,现在正在以试图维护侵略者所获得的领土而使他们得到奖励。

联合国可以在保护和维护民主国家的工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并不需要采取任何惊人的措施。联合国必须做的仅仅是维护其庄严载入《宪章》的原则:应该惩罚侵略者,并允许被侵略者拥有自卫的手段。

在我们地区,民主的进程受到了印度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境内局势的威胁。在完全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基本权利已遭到了剥夺。他们为行使这一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正在遭到极其残暴的镇压。兵力超过60万人的印度占领部队囚禁、拷打并有时强奸克什米尔人而不受到惩罚。印度部队无法压垮不屈不挠的克什米尔人民和他们的精神,于是还对巴基斯坦采取了一种威胁的态度。印度部队不断地侵犯控制线。印度领导人还发表了好战的讲话。最近,拉奥总理曾威胁要派部队接管自由克什米尔。作出这种威胁是指望吓倒巴基斯坦而使它不发出支持克什米尔人权利的呼声,但这是徒劳的。印度不断威胁使用武力,这对我们的政体造了重大的破坏。资源已被从发展活动转用到国防,而人民被迫推迟他们对较好的未来所抱的希望。

联合国可以在增强南亚民主体制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发挥这种作用的方式可以是力图立刻制止在克什米尔的严重侵犯人权现象。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必须根据其历次决议发起努力来紧迫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除了确保安全之外,联合国可以在减轻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建立民主结构十分自然地使人民进一步期望他们的物质条件很快得到重大改善。这种期望是不容易实现的。新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所继承的经济管理不当、效率极低而且只是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为了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走上正确的轨道,就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取消浪费的补贴,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并引进竞争。这些决定虽然能提高生产力,但是往往会伤害社会较为脆弱的部分。

尽管愿意作出严厉的决定,许多民主政府不能确保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阻碍持续性增长。尽管民主政府作出决定时大刀阔斧,资本流入减少、带来严重损害的债务负担、出口市场限制和不利的贸易条件,这些都消极地影响了经济增长。

缺少重大增长加剧了经历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社会所固有的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可以出于狭隘民族和宗派考虑的分裂政治表现出来。这些趋势一旦出笼便难以扭转,并且可以威胁新成立的民主机构。

联合国系统在这种局势中的作用是相当清楚的。联合国必须确保全球经济环境有利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先决条件是在系统内发展可允许所有国家在制订宏观政策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的机制。这会在资本流量、债务和贸易的主要方面导致更平等和建设性的政策。

除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的较大任务之外,联合国需要协助民主国家减少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消极影响。联合国的财政和发展机构应该帮助民主政府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从而减轻经济调整对社会最易受伤害部门的影响。同有时出现的说法相反,这种做法不会是经济上浪费的措施。它会防止各国人们对民主进程的疏远。它还会使煽动家失去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人民的根据。因此,它会促进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经济增长的适当条件。

一些民主国家的恢复和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出现为创造有利于民主理想的无法逆转的趋势提供了历史机会。联合国系统通过讨论主要安全和经济问题从而巩固新生的民主政体,可以对这个趋势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这将确保下个世纪将以这样一个世界开始:这个世界深信对民主国家有害的因素已经受到控制,甚至已经消失。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今天面前的项目在1988年6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和1994年7月在尼加拉瓜马那瓜举行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得到深入的审议。大会应该特别重视这个项目,因为新的民主国家是国家社会内政治进程以及和解及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在更广泛和更统一的安全概念中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组成部分。

决议草案提案国要求将这个�项目列入第四十九届会议以供全会审议,它们于1994年11月15日向大会主席提交了解释性备忘录,正如该备忘录所表明,74国组成的会议在《马那瓜宣言》中表示:

“深信以《联合国宪章》和有关人权的国际盟约和公约规定的原则为基础的完善的民主多元体制同执行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等机会的政策密切相关”并且表示“为要达到会议提出的目标,《行动计划》要求注意到必须在双边和多边各级拟订和加强那些顾及新建或恢复民主政体的各种现实情况的国际合作模式,从而通过发展加强民主与和平。”(A/49/236,第4至5段)。

反过来再谈这些概念,我国代表团重申其看法,联合国系统应该支持各国政府为促进或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所作的努力,其中许多国家是国际社会和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

任何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都有政治、经济、社会或其他种类的问题。因此,如果它们得不到适当支持,它们中的许多国家不幸将必须面对各种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进一步破坏应该在国际间普遍存在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联合国必须成为促进和加强这些新的民主国家的更积极的倡导者,向它们提供发展所需的支持。这种支持不应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还应根据需要在技术和机构上的支持。联合国已经在这方面成功地表现出专长和效率。这会使得联合国增加其专长和效率,从而对世界上的那些迫切需要其援助的区域产生最佳的效果。

我们十分忧伤地看到许多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正经历经济和社会困难;它们的微弱发展停滞或收缩;它们负有巨大债务,由于缺少资源而无法偿还;它们的债权国,

不论是发达国家政府或国际信贷机构,正向它们施加使其增长和发展进一步缓慢的条件。我们便立即得出结论,即这些国家和机构可以帮助减轻这些不幸的国家的痛苦局势。使国际信贷人性化、修改外债和对我们的出口产品支付公平价格是,除其他外,可以有助于部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措施。

因此,我愿表示洪都拉斯代表团支持议程项目159下载于A/49/L.49的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内研究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方式和机制,并且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供有关的全面报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理应得到这些支持或更多的支持。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有关促进和巩固新的或恢复民主国家的议程项目,巴拿马的一贯立场可以追溯到1826年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就巴拿马地峡问题召开的近邻邦联盟大会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刚摆脱西班牙独立不久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通过《团结、联合和永远结盟条约》组织起来,共同反对国内暴君和外国统治。《巴拿马大会议定书》载有拉丁美洲团结和一体化的各项基本原则。这些大会显然都是本世界性组织的先驱。

因此,不难理解,孔塔多拉集团——即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曾就巴拿马领土问题开会,为中美洲和平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些国家曾同南部锥地和南太平洋各兄弟民主国家一起创建里约集团,该集团今天已构成我们半球乃至整个世界国际关系中的一支有力的建设性力量。

我们认为,存在着一套里约集团、伊比利亚和美洲首脑会议和克林顿总统上周在迈阿密召开的半球首脑会议都抱有的、有利于推动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理想和宗旨。

文件A/49/L.49所载的决议草案对1994年7月4日至6日在马那瓜召开的第二届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

议所通过的《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采取了后续行动。

我国作为该决议草案的一个共同提案国，要敦促大家不经表决一致通过这项决议。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巴拿马代表团在这次讨论中发言的主要目的是要通知大会，今年9月1日任职的我国政府具有民主渊源。

在自由和公正选举中当选的埃内斯托·佩雷斯·巴利亚达雷斯总统曾在就职时阐明：

“这是巴拿马向其国外朋友展示的新面貌。我们已不再处于为《运河条约》或恢复使用我国地理位置而谋求声援的阶段。我们现在愿参加一个给我们大家都提出挑战的新世界，以便把我国地理位置的潜力告知其他国家。我们愿利用向我们开放的所有机会，以体面、正义和尊重实施一项不带情绪的强大和有力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将使我们能够迎接未来世纪的挑战。我们是大家的朋友；我们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作此发言的另一个理由是表明我们的信念，即赞赏民主的最好方式是继续讨论民主问题并以民主方式这样做。目前进行的讨论有朝一日将使联合国能够发现是什么东西造成民主稳定或民主不尽完善、或民主崩溃——换言之，即民主的所有特征。

同任何政治概念一样，民主概念是以科学即人类知识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忘记其中所固有的是一种关切，即谋求给人类制定一种政策，一种完善而非腐蚀人类的办法，则任何有关民主的内容都不会被人们所理解。当政策变成征服人类铸造枷锁的一门艺术，而不是通过满足其需要将其从中解放出来的艺术时，谁能准确地说自由意味着什么？这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讨论的议题，但现在仍然相关，因为这是一场对各国人民之间、人与人之间和各国之间不平等现象的讨论。

联合国促进民主，因为我们知道，民主的好处具有普遍性，和谐与和平地看待生命和社会是民主所固有的成

分。联合国在促进民主时意识到民主的至关重要性及其在实现和平、正义、发展和社会一体化目标方面的真正重要意义。

联合国通过更有能力置身于当今和未来的历史性角度，已为重新确定当今和未来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很大贡献。联合国已发现，它必须使国际社会有准备达成新的社会契约，我们希望这个契约将在定于1995年3月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得到具体体现。

洛佩斯·比利亚托罗夫人(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相信，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并坚决支持可以为加强国家民主制度所作的一切努力。

作为一个中美洲人，对于我们现在有大好机会在中美洲所有国家目睹民主的繁荣，我要充分估计其应有的意义。

我们对这一幸运局面的满意程度是同取得这一成就所需的巨大努力和牺牲相称的。

除了严格的政治领域之外，我们继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迫切需要减少饥饿、大规模贫困、教育的缺陷、疾病和社会非正义。在严格尊重所有民主原则的情况下打击这些罪恶并非总是容易的。然而，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将确保克服不发达状况所需的社会转变不会损害民主；我们还将保障民主的完全合法性。民主并不只具备一个政治层面；它还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如果只谈到其政治层面，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主不仅是一个自由和定期选举领导人的制度，而且也是确保持久、普遍参加决策和限制武断专权的一种手段。如果在使用这一机制时不同时尊重所有人权，就不能有效运作。

中美洲各国人民要建设和平、永远抛弃冷战以及内部争端所引起的暴力冲突时代的政治意愿反映在中美洲各国总统达成的各项协定中，其中包括呼吁国际机构支持这一进程。由于签署了这些协定，我们各国、签字国和加入协定的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不仅提供了资源，而且还采取创新和有效措施，建立和巩固该区域的和平。

这表明我们各国不能在国际社会之外取得进展。必须履行同我们为克服加强国内体制时所遇的障碍而做出的努力密切相关的职责,以确保世界范围对人权的尊重和保证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内目标的条件。

国际社会及其机构考虑到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政体复杂情况的独特性,这对我们各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些国家里,对民主构成威胁的许多压力产生于争取民主的斗争本身以及期望这个词在长期无动于衷的人们心中立即激起满足。因此,如果无法迅速满足这些期望,就会使人感到失望。这种沮丧情绪以及对各国政府产生的不利影响能够使反民主势力获得一次蠢蠢欲动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剥夺自由之敌的自由,但必须保持警惕和小心确保我们各国民主种子发芽长出来的嫩苗,不向反民主势力的进攻屈服的原因。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多边主义已经重新获得势头,正在对问题的解决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存在可能损害民主的合法性。我国可以证明这一点。联合国各机构有效地帮助我们政府加强民主体制,实施法治,成功地完成了关于实现危地马拉人之间的和解的坚定愿望所进行的谈判,以及遣返数千名同胞,这些同胞在暴力的年头到国外寻求避难。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巩固我国的民主,从而完成一个除非具有安全和真正的和平,否则无法取得成功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联合国通过最近设立的联合国危地马拉特派团(联危特派团)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确保谈判的迅速完成,以迅速和最终结束30多年来既悲惨又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危地马拉所面临的国内武装冲突。

危地马拉代表团认为,尼加拉瓜大使如此雄辩地介绍并有60个提案国的重要的决议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意见获得通过。

卡尔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确实很高兴就联合国能够向一些政府的努力提供支持的议题发言,这种努力的目的是促进和巩固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

阿根廷共和国同73个其他国家一道,在7月份参加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二次国际会议,我们同那次一样对这项优先任务表示支持。我所提到的会议是作为1988年6月马尼拉会议的后续行动在首都马那瓜市举行的。

我国政府在本讲坛上重申其对民主和自由的毫不动摇和明确的承诺。必须理解,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它们成为不能忽视人的现代发展的三根中心支柱。

政治民主远远不是富国人们才有的奢侈品。相反,它是穷国迫切需要的——如果没有它就难以让当局听到人民的声音或消除腐败。这样也将难以纠正滥用权力的情况或是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但是,当政府因为狂妄、吹毛求疵或缺乏了解而受到削弱时,它们便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人民在只有民主政体能够提供的投票站的井井有条和稳定的环境中撤换了他们,因为恰恰是在民主的血管中流着使其免受过度行为伤害如果不可在多元主义得到尊重的普选中表达民意,那便不是真正的民主。

自从冷战结束和数十年来企图颠倒民主根本概念的富丽堂皇的乌托邦同柏林墙一同倒塌以来,民主显然已逐步成为应当实现的理想并在世界上日益成为现实。

在拉丁美洲,1980年代被称做“失去的十年”。1990年代正开始被称做“拉丁美洲的十年”。四面八方发生的事件正表明人们广泛致力于一个以民主和自由为基础的新的模式。

此外,特别就中美洲而言,和平是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而且必须经常反复强调的是,没有发展,和平与民主必然容易受到攻击。

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个人充分行使其自由,它同恐怖格格不入,它不允许国家镇压个人。为此目的,我们不仅要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特点的各种正式机构,而且还要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穿透形形色色的权力有时用来掩盖它们不尊重人权的面目的高墙。

在民主的框架和民主所产生和保障的自由的框架之内,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政治和经济自由给每一个人带来最大的机会。

严格的讲,发展的现代公式是以民主和市场两大支柱,以及国家在这项公式上必须承担的责任为基础的。国家必须为整个社会保障平衡,防止不公正现象滋长与泛滥。

然而,民主并非自然意味着完美。其充其量只是一条最佳和最公平的道路。民主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且尽管它有风险,却能带来最大的回报,因为民主接受多样化,它不强求一律;它必须创造性发展,使努力得到回报,揭露专制。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尊重和容忍的工具。

民主还意味着接受多样化。因此,它使人们能够放弃执意追求平等。只顾追求平等破坏人们的主动性,使人们失去特性,它歪曲自由,背离良心。这种追求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们缺乏政治逻辑和经济意识,因为正义和算术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同义词。

民主必须在一个没有时限的道路上的缓慢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建设,时刻保持着,同许多其他道路一样,民主的道路是边走边建的。

生活在没有民主的黑暗中的人民,需要得到已经长期享有民主,并使民主成为其特性的支柱的那些人的鼓励。那些人而有责任促进民主的传播。正是他们能够单独或集体地帮助扫清通道,声援帮助减轻过渡的代价,或确保那些继续奋斗,那怕缺乏最基本的资源的人民早日享受民主的好处。

不久前,我们在马那瓜同意请秘书长研究联合国系统如何能够支持发展努力,以促进和巩固恢复民主的国家。因此我们来到这里;这一目标仍然是我们的优先重点。为此理由,阿根廷共和国以充分的信念支持和共同提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卡斯塔涅达·科尔内霍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发言):1988年在马尼拉举行第一次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时,国际关系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反映出冷战时期的对抗性质。当时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动

态,使人们不可能界定整个世界局势。对国际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进展和深化怀有的恐惧和不信任持续存在。

1994年,短短6年后,深刻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理政治的面貌。东欧和前苏联境内的事件造成了新的国家布局,而且其他国家也取得了独立,或正式建国,并被正式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终于能够行使他们的独立和自决权利,能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宗教和其他特征,并在一个广泛的民主概念内树塑造自己的命运。令人遗憾地是,在其中许多国家中,由于这些新的国家实体中若干国家之间形形色色的各种旧的敌对情绪重新抬头,巩固民主这一广泛概念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冲突和问题大量增加,联合国肩负更大的责任,并面临更大的要求,不仅要对政治问题,而且要对优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作出反映,找出解决办法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第二次国际会议于今年7月4日至7月6日在尼加拉瓜举行。会议的根本目标是重申代议制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的重要性和效力,并从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审查新的民主国家的进展情况、障碍和前景。

让我特别谈谈中美洲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在萨尔瓦多

在1980年之前,中美洲已开始受到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影响。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正是因为国家社会在一种有限的民主体制内发展形成——特别是因为没有制订或执行各种社会方案。由于上述情况,推展国家安全的理论,关闭政治舞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践踏。国际变革,尤其是世界权力的新结构,对本地区的危险局势产生了影响,创造了条件,使之能够从对抗过渡到和平、巩固民主以及可持续发展

在1987年于危地马拉通过的第二号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在中美洲建立坚实、持久和平的程序”中,我们各国总统同意决定直接参与寻找解决中美洲危机的政治办法,并共同努力,采取措施和方案克服造成危机的原因以

实现和平、民主与发展。国际局势的积极变动为执行这些协议提供了便利,结果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结束了武装冲突,开始了巩固和平和民主的进程。危地马拉还在继续谈判,以解决该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发起一个维护与巩固和平的进程。

就萨尔瓦多而言,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的危机及其起因类似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出现的情况。关于严重的萨尔瓦多问题,我提请注意我们在11月23日安全理事会讨论延长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任务期限时发言的第5段。我们在发言中指出:

“在考虑萨尔瓦多经历的危机的程度时,我们必须回顾过去。这场危机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其起源和发展是长期和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平衡的结果。我们国家生活中的一个消极方面,就是缺乏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尊重政党共处的论坛和机制,这妨碍民主制度的全面发展。”(S/PV.3465,第2-3页)

必须指出,在萨尔瓦多,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同时,一直在平行进行政治努力,以开展对话和为冲突各方之间进行谈判创造机会。在1990年后,这一进程声势更大,更加活跃。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求秘书长进行调解,以寻求政治解决办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和平,并采取措施,按照民主原则,尤其是尊重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原则,统一和重建国家。

国际社会知道,1992年1月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签署的《协定》结束了萨尔瓦多的武装冲突,标志着和平进程第一阶段的结束,但也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在过渡时期,已经作出的承诺将作为促成一个政治、经济及社会进程的框架。我们深信,这进程终将使民主得到巩固。

必须强调联合国发挥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秘书长及其代表以及为核查和促进中美洲和平进程的维持和巩固而设立的下列国际机制发挥的:联合国中美洲核查团(中美洲核查团)、联合国核查尼加拉瓜选举过程观察团(核查尼加拉瓜选举观察团)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设立的国际支助和核查委员会以及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

萨观察团)。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直接关心该地区的友好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已经并继续与秘书长合作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国家,以及为实施特别合作方案提供技术及财政援助的国家。这些方案的目的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并加强民主进程,从而对和平努力起辅助作用。

在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国际支持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在联合国在中美洲实地开展的工作中,国际支持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联合国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核查是否履行承诺、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和平,而且遏制了可能动摇和平进程和巩固民主努力的因素。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我们必须承认,民主是脆弱的,在优先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处理时,尤其如此。其中包括,必须改善大部分人的社会困境,因为这些困境随时都可能危及已经取得的进展。

鉴于这些考虑以及为在萨尔瓦多生活中避免再度出现这种悲惨时期寻找新办法和手段的重要性,萨尔瓦多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因为我们深信全面的民主制度是各个社会藉以实现对话与和解、维持必要稳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制度,而这一切反过来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同时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在这种关系中,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将是促进和巩固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时代的一个积极因素,而这种团结与合作将是人们称之为国际新秩序的特点。

萨尔瓦多深信有必要为巩固和平交流经验并采取有效的辅助性措施,因此支持并赞同第二次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通过的《马拿瓜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各项规定。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会议决定请秘书长按照既定的程序提出一份报告,阐述本组织如何支持各国政府为促进和巩固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而进行的努力。这项请求载于决议草案A/49/L.49,我国是该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

最后,我要说,我们了解本组织的财政问题。这一问题与对它提出的更多的要求及其新旧责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虽然《宪章》没有阐述民主的概念,我们的理解是,

《宪章》的序言部分及其宗旨和原则中包含了各级民主的基本原则。要使联合国具有效力并实现各国的希望和期望,各会员国必须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政治支持,并履行其财政上的义务,以便使联合国具有必须的资源,以便为“我联合国人民”实现《宪章》的各项原则和宗旨。我指的尤其是在比较广泛的自由框架内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平。我们认为,这符合新的发展战略以及秘书长的《发展纲领》、符合本组织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并符合有助于实现《宪章》各项规定的新概念。

贝罗卡尔·索托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极其重视本议程项目。我们衷心感谢姊妹的尼加拉瓜共和国代表团,尤其是埃里克·比尔切斯大使,他们关心和努力提请大会注意《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这项宣言和计划是在1994年7月4日至6日召开的第二次新的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上通过的。

副主席西索瓦·西里拉亲王(柬埔寨)主持会议。

这些文件是在这个千年期即将结束之际针对目前的国际局势对联合国的工作作出的一项周密和发人深思的贡献。此外,我国认为难以设想有那个方案比《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更加合适而且具有更加宏伟的目标。它符合全世界和全球四海之内无一例外的所有各国人民最大和最深切的愿望。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古老和成熟的民主国家。它包括公共和私人自由的制度有着一百多年的经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换句话说,在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每四年在多党制下举行自由选举,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我们的领导人。这一多党制有效和全面地保证人民的愿望能够得到自由和充分的表达,并保证它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而不论其意识形态、行为原则、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如何。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一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的民主国家。现在离二十世纪结束只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在世界范围开展了一项最宏伟、得到最广泛肯定的保护环境和大自然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方案。把我国的发展进程和我们的国际关系转变成一项可持续发展的计划是我国当前的目标。为此,我们正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同中美洲兄弟国家一道作出积极的努力。

所有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的哥斯达黎加人都应为这些成就感到自豪,然而,这些仍然是不够的。对在大会派有代表的其他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堪称楷模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些也是不够的。从定义上来讲,民主制度是一个可臻完善的进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和发展一个享有自由,并确保严格遵守法律的社会和国家,这是所有公民以及代表他们的机构时刻负有的义务和责任。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及不断使民主体制、治理和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符合时代状况并使之完善,充分和绝对尊重人权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日常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启发并要求我们一道努力开展真正的国际合作,包括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通过进行这一积极和必要的经验交流,各国之间的合作便可由于有关民主体制本身的组织和运作观点上的不同意见而得到加强和促进。它们出现在欧洲民主国家的议会制或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的民主,即总统制,出现在罗马、法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司法传统和法律制度,或者是更加古老和原始的悠久的亚洲文化的角度。这些激发各国的源泉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分享这一财产,以支持和鼓励被称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民主进程,并在构成联合国的每一个民主国家里加强公共和私人自由的制度,并巩固和完善选举过程和选举制度,或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国家的分权。

但是《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指出的这种经验交流和合作方案必须超越那些有别于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的、有关民主制度和自由的概念标准和价值评价的范围,还必须超越左或右,原教旨主义或宗教的范围或纯粹是军事或民粹主义野心的产物。这一努力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在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的各个机构,以及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或促进国际合作的各个区域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把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引向具体的行动方案 and 巩固国际合作的有效基础,而且必须导致这一结果。人们已厌倦于空话和良好的愿望。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应该一道努力,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使民主制度发生转变的自由精神,并使它成为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共存的最高制度。

设立一个信托基金支持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积极和令人鼓舞的步骤,这个方向是我们时代的体现。

要按照《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中的要求和启示实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发展和巩固五十年前激励各国签署了旧金山《宪章》并设立了联合国的崇高原则和目标,并在这方面作出比许多其他的行动领域和国际合作领域更大的努力。

根据这些原则,哥斯达黎加支持并参与提出了有关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议程项目159的决议草案A/49/L.49。我们确信,这完全符合哥斯达黎加悠久的民主历史和传统。哥斯达黎加还希望这项决议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以此作为在1995年举行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给在大会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献礼。

阿亚龙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们赞赏尼加拉瓜主动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我们从开始就自豪地支持这项行动。

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确认民主、发展、和平、安全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之间的基本关系。

民主化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它同建立和平和稳定直接连系在一起。一个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防止暴力和侵略政策的最重要的保证。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不是偶然的結果。相反,它源于民主政府的性质。民主政府使人民能够把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并关心人民谋求和平与繁荣的愿望。

公开性和参与也可以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民主社会产生多元化、开放和积极进取的经济,因此它们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接受民主的原则,这是我们时代的最积极的事态发展之一。然而,我们绝不可变得自满。在联合国会员国当中,民主国家仍属少数,而它们所面临

的内外危险仍是巨大的。民主化进程是一种长期的进程,如果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加以培养和保护。它取决于勇敢的领导方式以及基层支持的发展。

因此,联合国应当支持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努力。国际社会应通过向人民,尤其是青年逐渐灌输民主价值来促进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有关民主的教育应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进程,以鼓励公民了解和积极参与政府管理的崇高任务。经济援助也是巩固民主改革和确保年青民主体制活力的关键。我们相信,秘书长将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会最优先考虑要求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支持。

以色列正以行动促进民主化。为此,我们对联合国的要求作出反应,并向南非首次自由和所有种族参加的选举派出了一个观察员小组。我们还通过派观察员监督莫桑比克的选举对联合国的号召作出了答复。此外,在今年7月于马那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上,我们表示愿赞助一次有关民主管理的国际讲习班。该讲习班将涉及诸如举行选举、制约和平衡、有关民主的教育等议题,以及其他将加强民主进程的议题。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有关该讲习班的计划正在迅速进行。

以色列还建议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考虑包括一次纪念民主对世界和平贡献的活动。

以色列感到高兴的是它在本届会议上成为一些支持民主化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们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对该问题的重视,也表示我们愿意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向全世界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提供帮助。因此,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决议草案A/49/L.49,并希望它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摩齐克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乌克兰代表团欢迎根据尼加拉瓜的倡议把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议程。我们是该倡议的提案国之一,也是有关该项目的决议(A/49/L.49)的共同提案国。

我们认为,审议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家问题是重要和及时的。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占国际社会相当大的比例,它们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并将确定明天的世界及人类如何走进21世纪。

在这方面,乌克兰代表团感谢举办第一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的菲律宾政府有关属于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间交流经验的想法。1989年在菲律宾和1994年在尼加拉瓜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表明了讨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问题的不容置疑的效益,并表明各区域集团国家都派代表出席的这一会议正逐步取得一种更明确的组织框架。我们认为今后继续这一活动将是有益的。

乌克兰代表团愿特别感谢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出色地组织了于1994年7月4日至6日在马那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它提供了一次机会,以进行建设性的和有成效的意见交流并制订和一致通过两项重要文件《马那瓜宣言》和《行动纲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工作,并积极参加拟订这两项文件的案文。

我们认为,《马那瓜宣言》和《行动纲领》是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在其巩固它们已选择的民主道路的努力中应执行的一项计划。两项文件的规定包括了一整套首次建立民主社会或在一段集权统治时期之后恢复民主的国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不打算详细分析马那瓜文件。我国代表团只想谈一下我们认为是关键规定的内容。我们同意《宣言》中关于民主是实现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的论述。我们还认为,健全的、民主的和多元化的制度与持续发展同改善人口中各阶层、尤其是较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哪里的发展是持续性的,民主就得到加强;反之,发展率的下降和经济衰退则会威胁到民主体制。

在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前苏联领土上所诞生的国家的特殊情况。它们的状况不能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等同起来。主要区别是在前苏联的各国中,不仅没有真

正的民主,而且没有私有财产,市场意识几乎被完全摧毁。因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这些国家必须进行双重的过渡:从集权主义向民主的过渡以及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此外,在乌克兰这一双重的过渡由于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巨大负担以及销毁核武器和使我们所继承的军事工业转型的数十亿美元的费用而更为复杂了。

严重妨碍世界范围民主进程发展的因素之一是冲突的爆发。我们对各种仍在激烈进行的血腥冲突表示普遍关注,并支持载于《马拉瓜宣言》中实现和平与政治解决的呼吁。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宣言》第25段,该段指出:

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以及遵守法律上有效的国际条约的最大尊重对发展和巩固民主是必不可少的。(A/49/713)

最后,涉及裁军问题的各条款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根据《宣言》第22段,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坚决支持那些拥有核和常规武器国家间的裁军协议。

在此方面,乌克兰代表团谨通知大会,在1994年12月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乌克兰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不扩散条约)保存国转递了我国加入该条约的文书。正如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向首脑会议讲话时所指出的,加入《条约》的决定“是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证实了我国外交政策具有的爱好和平、公开和可预见性……一个在其领土上拥有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器潜力的国家自愿放弃了核国家地位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

乌克兰现在有理由希望,各核国家,主要是1994年1月14日的《三方协定》的缔约国将根据其义务加速鉴于我们的核裁军进程而向乌克兰提供的财政、技术及其它援助

我们希望,乌克兰在该核裁军进程中所带的头将成为其它核国家的好榜样。这将有助于节省主要财政资源,并有助于把这些资源转用于各项发展目标,这反过来将会导致世界范围民主进程的巩固。

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家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项。该问题同任何其他重要事项一样不应被联合国所忽视。我们认为,即便在现阶段,联合国正在为促进整个世界,特别是各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做许多工作。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应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今年大会首次讨论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家的问题的时候。

最后,乌克兰代表团希望,决议草案A/49/L.49将得到协商一致通过。

萨马塞库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将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增列项目列入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我国同其他国家一道提出将此项目以及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列入议程的要求。我们希望,决议草案将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摆在我们面前供审议的问题对马里特别重要,我国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参加了1994年7月4日至6日在尼加拉瓜马那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际会议。

会议通过两项重要文件:《马那瓜宣言》和《行动纲领》。会议在《宣言》中要求秘书长就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努力的方法提出一份研究报告。

马里代表团在前几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各次发言中向大会概述了马里近年来所发生的深刻政治变化。

的确,马里自1991年3月26日起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建立了民主机构和报刊与电台记者的言论自由,大约40个对立党派登上政治舞台,在市政选举中进行竞争,选举了一个由11个政党组成的国民议会,以及以普选方式选举出共和国总统。

虽然民主过渡以第三共和国总统于1992年6月8日正式就职宣告结束,但民主进程仍在一种极为困难的社会经济情况下继续着。

自从民主出现以来,国家当局经常受到新的考验。民主概念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因为对一些人来说,民主意味着放纵、完全自由甚至无政府状态。

社会经济局势还引起人们的忧虑,因为马里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没有资源来解决我国人民的许多优先需要:教育、公共卫生、向村庄供水以及建立或维持基础设施。

除了许多这些需求外,现在又增加了青年——特别是学龄青年、待业毕业生和某些贫困地区的居民——的紧迫要求。政府还面临着因结构性调整计划而自愿退休者和失业者提出的有关就业的其他要求。

我刚才描述的情况没有影响我国当局寻求解决现有问题的决心。政府因此同国家工人联盟缔结了一项社会契约,它还举办了一次关于就业问题的全国性辩论。但社会契约通过在政府和各个社会行业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自由、负责任的伙伴关系,自1992年以来制止了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正在产生的有害影响使得年轻的民主国家更加脆弱。

作为促进妇女工作的一部分,政府举办了一次妇女问题全国性论坛,接着又举办了一交讲习班来确定一项妇女政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社会行动和促进妇女国务秘书处以及一个由一位部长级妇女领导的促进妇女委员部。

最近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地区性会议,提供了一次就国家未来进行公开和富有成效的辩论的机会。所有人民都能在其各自地区就国家主要关切的问题发表其观点并提出解决方法。

在国家一级编写了一份关于各项建议的摘要并且提交给了政府。提出了几个步骤,以便在法治的基础上巩固民主和国家的基础。特别强调了促进一种民主文化,以便继续提高公民的认识。

我们认识到根据《宪法》重申的公开行政管理的原则下放权力仍然是一种加强马里的新兴民主,并根据各个基层社区的具体特点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方法。

还就结构调整、非洲法郎贬值和外债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经济改革的辩论表明需要确保更多地考虑到结构调整的社会方面。政府采取了一项经济复苏计划,包括改革我国的财政。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应该支持全世界的新兴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由于海地人民的决心和国际社会的努力,海地已经恢复了民主。1994年10月15日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回国结束了由于1991年9月30日的政变强加在海地人民头上的非法政权。我国代表团饶有兴趣地阅读了秘书长关于海地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报告(A/49/689),仔细听取了海地共和国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11月28日就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以来的局势发展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他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支持海地政府努力创造有利于建立一种持久民主的条件呼吁。

在非洲,尽管许多国家政府努力实行结构调整计划,但经济局势和我们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仍很艰难。1993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认识到民主、发展和人权的互相依赖性。会议为促进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一切人权的国际合作开辟了道路。

我国代表团认为《发展纲领》应该特别重视新兴民主国家的特殊情况,这些国家的巩固将保证和平与安全,这对于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的福祉和从而改善整个国际社会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

新兴的、仍然脆弱的民主国家不得不面对不利的经济形势、严厉的结构调整措施、与债务有关的问题和社会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对整个民主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加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的民主公开性和经济自由化进程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提议建立一项特别基金,以支持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

民主发展需要一种安全、稳定的环境。在许多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导致难民人数增

加的地方性冲突和宗教问题造成了不稳定,这些宗教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代表团呼吁整个国际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以便面对这种危险的形势。

瑟乔乌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决议草案 A/49/L.49提案国的数目表明了恢复民主国家和建立新的民主国家的进程的广泛性和时事性以及这一进程的全球性范围。白俄罗斯是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较新的现象。民主化进程的速度使国际社会感到有点吃惊。我们缺乏一种适当确定的机制来为使这些民主国家融入现存和最近建立的国际结构提出明确的妙方。

同时,人们不能批评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缺乏适应现存国际现实的意愿。在这方面,马尼拉和马那瓜国际会议的参加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它们对合作感兴趣的信号。

但是,加入这些新的国际机构的代价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常常太高,它们有权指望适当的国际机制为其努力提供更大的支持,因为这种改革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注意到,与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在过渡时期付出的代价相比较,为这些民主国家的改革进程提供外部支持的现有制度是不健全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稳定的储备很快耗尽,并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紧迫的协调行动。

为了防止重新把世界分割成只不过是点缀在全世界日益不稳定的海洋上的少数几个相对繁荣的安全孤岛,必须防止可能使近年来取得的积极成就荡然无存的社会大地震。对我们时代的这一挑战的答案是,在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进行的努力提供基础广泛的国际支持范围下进行预防性外交。

几乎所有地方的新的民主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就是,确保和平的政治变革进程,建立和巩固内部的民主制度和准则,以及在一个为社会中的社会正义采取措施和提供保障的制度的支持下,在进行注重社会因素的经济变革的同时进行结构调整。

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过渡进程是痛苦的,有时引起暴力和动乱,扰乱了经济生活基础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并使国际和国内问题恶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鉴于发展进程和裁军进程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国家的经历表明,由于对这个领域的国际义务的遵守占用了执行紧迫经济发展任务的措施所需要的稀少的资源,在把军事生产转为民用和削减军备方面取得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白俄罗斯和其他某些经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正严重地面临这个问题。很难向我国人民解释,为什么在其他工厂因缺乏能源而关闭的时候,却正把能源密集型的设施用于摧毁军事技术。

当然,改革进程的成功取决于最受这种进程影响的各国。但是,这种成功也取决于所有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所表示的积极声援。由于建立一个健康和有活力的世界经济是无论处于何种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的责任,经济改革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制度的崩溃。由于在这种进程中没有任何中间道路,这种失败不久将导致恢复原来的对抗其在国内、区域和国际上产生的所有后果。某些国家集团在这一设想中看到了不同可能性。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布达佩斯会议上,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非常明确地呼吁把其未来纯粹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不要忽视经济稳定和安全问题。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通过的《马那瓜宣言》和《行动计划》确认了和平、民主和发展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这个国家集团尽管存在不同具体情况但国际贸易自由化、扩大对新的经济方案的投资和财政支持以及解决外在问题的更加关心。

民主是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但是,这一变革正遇到彻底放弃千百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痛苦挑战,因此需要在若干基本的活动领域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建立一个最惠国制度。我们如果希望这些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繁荣绿洲的话,可以通过扩大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制度和减轻其债务负担来补偿它们在扩大其出口潜力方面所遭受的损失。

有74个国家参加了马那瓜会议,占国际社会的差不多半数,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数字来作出判断的话,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发展可持续性将决定在人类文明的第三个千年前夕实现世界大同这一整个进程的可持续性。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就联合国可能以何种形式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所进行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为发展这方面的国际合作详细制定出必要的建议。

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无视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特别是经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的演变进程的具体性质。将于1996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三次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将有助于联合国寻求促进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的的方式,白俄罗斯打算在这一筹备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我表示确信,关于这个项目的决议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方式就得通过。

拉腊因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审议关于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的项目对于我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民主以及促进和发展民主这一次对于本组织非常重要;智利认为,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不能忽视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之间的明显联系,这些都是本组织极其重要的目标。

我想特别提到其中的一个联系,即民主和尊重人权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民主制度是为尊重人权提供了最好保证的政治制度,法治在这个制度是固有的。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领袖、国家机关和统治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发挥职能;在这个制度中设有独立的法庭和有效的司法机构,当基本权利因行为或因国家本身没有采取行动而受到侵犯时,可以诉诸这些法庭和机构并在其中采取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提供支持是特别重要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应提供这种支持。

然而,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为定期通过自由和知情选举来行使选举政治权力机构的权利。我国认为,这些是必要的因素,但仅靠它们本身是不够的。当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拘泥形式,而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包括在内时,它才能得到加强。如果没有这种和谐的相互作用,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长期保持稳定并不受社会压力。在我们想方设法支持正在出现的新的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正在得到加强的国家时,必须优先考虑这些因素。

如我所说,由于民主不但在国家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的关系方面是一种稳定和革新的因素,因此,它应该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参加了在马那瓜举行的第二次新成立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我们要感谢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作出了努力并组织了这一次重要活动。

同样,我国将继续促进能够支持新的民主国家的种种努力。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文件A/49/L.49所载的决议草案的热情的共同提案国之一。我们认为它有助于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愿望并向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提供一些启示。

民主和自由可以是人类的自然状况,但正如我们这些国家的历史所表明,它绝不是人类正常的状况。我们为取得新的地位而不得不作出了牺牲并进行了斗争。对民主和自由的真正承诺表现在作出永无止境的努力来充分实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促进社会和国家恢复其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耐力。

这意味对内部的极权主义势力保持警惕并对外部的统治和侵略有着充分的警觉。这些责任中大部分落在我们各个主权国家的身上,但人们正确地认识到对集体安全 and 对外部侵略的抵抗的相互承诺也减少了来自内部对我们民主的体制和自由造成的危险。

现实的和察觉到的外部威胁可能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利用来压制个人自由,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

义,并使内部的极权势力掌权。民主是脆弱的,它很容易就受到担心外来势力这种不良环境的危害。

人们从经验中深刻理解到,小国最容易遭受外来威胁;但是,一旦这种威胁得到消除或减弱,民主和自由就会再一次繁荣起来。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已聚集在国际机构之中以便通过集体安全的原则减少潜在的威胁。

但是,有选择性的实施集体安全体系、《日内瓦公约》以及《种族灭绝公约》事实上把整个体制从合法性、秩序和平的一种工具变为用于统治的机制和新帝国主义。这正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那种威胁。

必须在严格而充分尊重和遵守的情况下实施人权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维持效力。为民主发展创造条件的正是对我们《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规则和惯例的尊重,不是妥协折衷和将其取消的作法。

在作为联合国的会员以及对其《宪章》的承诺而产生的义务和权利方面,绝不应该有“较少特权”或“较多特权”的国家。有选择性的尊重和有选择性的办法只能导致敌对行动和侵略战争的爆发。历史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只要国际社会没有维护和支持这些原则,世界就面临灾难和暴行。

但是,这些就是强加于我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种条件——而我国的诞生是由于我国人民怀着民主的愿望要脱离不接受该地区民主趋势并从事最极权主义活动的政权而独立。

两年半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生活在民主和多种族社会的决心仍然毫不动摇。俗话说,“空谈不如实践”。在分配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领土上——至少是政府所控制的领土,正在作出果断的努力来符合民主的标准。曾经践踏人权的人受到了起诉。尽管在战争和被包围的情况下,新闻和传播媒介的自由仍然蓬勃发展并受到我国政府的鼓励。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践踏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在其1994年10月31日的报告(E/CN.4/1995/54)中指出:

“受(联邦)宪章保护的权利包括目前受到国际人权法承认的所有权利以及尚未受到国际承认的其他权利。还具体列举了一系列将会完全扭转‘种族清洗’行径的影响的权利…《宪法》还规定了可能在联邦地区部署国际人权监督行动。”

在这里,我国政府希望表示他深切感谢部署在联邦领土上帮助我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实行这些标准的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

帕莱的塞族人对民主作了什么努力呢?还是那句话,空谈不如实践。他们把强奸犯和杀人犯称为英雄。他们不断阻止外国新闻工作者,更不用说,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人员在被占领地区从事他们的工作。赫尔辛斯基人权观察1994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

“今年7月将在波斯尼亚北部波斯尼亚塞族人占有的地区将非塞族人驱逐出境的运动有所加快,而这种情况至今如此…并在长期完全由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的地区内继续进行;其实如果没有这种控制就不可能有种族清洗的这种彻底的制度化的性质…而且)这就对联合国高级官员和其他国际领导人的论点是个有力的牵制,这些官员和领导人声称践踏人权的现象在签订一项总的和平协定之后将会减少。”

但是,尽管我刚才提供的特别报告员和赫尔辛基观察的证据十分明显,那些受委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现和平的人们继续执行的政策是对受害者和侵略者一视同仁,似乎受害者和侵略者都同样决心实行民主。联系小组现在正在考虑使这些帕莱塞族人与他们在贝尔格拉德的支持者结成同盟。但是我们如何对我国人民谈论这一事态发展呢?我们是否要告诉他们他们争取民主斗争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日益明显的是国际社会中有一个人希望我们一死了事。我们是否应该对我们的人民,对遭强奸的母亲和变成残废的儿童说,使他们受到伤害的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谋求民主?其实有些人会希望这一谎言被说成是真理。我们波斯尼亚人正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民主理想正在遭到剥夺?我们是否不配享有民主?我们的特征和传统之中是否有某一方面使我们不配实现这些理想?

接触小组中已确立的民主国家最近的花招表明,他们忘记了自己争取民主的斗争。我们怀疑接触小组的“新的”民主国家是否完全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不是民主,因为他越来越支持侵略者的利益,而不支持波斯尼亚新生民主的利益。在波斯尼亚,“民主”一词被颠倒了一到颠倒到战争罪犯现在已垂涎在独立和种族纯洁的国家内庆祝生日的前景的程度。只有在波斯尼亚人和接触小组允许它发生时,这种邪梦才能实现。波斯尼亚人将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为自己成为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的成员而感到自豪。该会议所有成员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应该得到适当注意。为此目的我们将继续使我们为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我们仍然决心致力于民主并且将不放弃我们的正义斗争。当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时—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抛弃那些继续斗争的人,因为我们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吸取了许多教训。可能最重要的教训是面对被抛弃时需要韧性。

M. N. 雷佐尔·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并完全支持将项目159列入大会议程。我们认为,这是对—一个需要继续仔细研究、集中考虑和注意的问题的及时和必要的主动行动。

孟加拉国高兴地参加了7月4日至6日在马那瓜举行的第二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国际会议,从而成为我们面前的《马拉瓜宣言》和《行动计划》的签署国。我借此机会再次正式表示我们对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摩罗总统和尼加拉瓜政府及人民的主动行动、献身精神和艰苦努力表示深切赞赏和感谢,他们使这是会议得以召开并且获得圆满成功。

我不想再次提及马拉瓜会议的主要成果。它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要强调作为会议决定核心的两个主要问题:“为什么要民主”及“民主向何处去”?

在回答“为什么要民主”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归纳:民主包括民众或以人民为中心的参与、政府的和平更迭、政治合法性、责任制和透明度等主要内容。今

天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民主的问题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民主的生命力不仅是在于它可选出最佳政府,还在于它具有和平地取缔恶劣政府的基本能力。

民主及其固有的政治多元化的核心是为维护人民的主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法治、充分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以及最重要的和平谋求人类发展提供某些基本保障。因此民主是和平与稳定的同义词,并且为发展和人权提供实际的联系。《马拉瓜宣言》强调,专制制度不能产生对和平的承诺。它无法经受思想的自由交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堡垒,也是人民意愿的最高表现。

在回答“民主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两方面是最重要的。

在内部方面,必须强调民主和发展一样是一个必须维持的进程。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一个必须不断地得到加强和重振的连续体。新兴或德国的民主国家都不能自满自足起来,特别鉴于空前普遍的反社会和反民主势力的存在。组织弱点意味着加强主要机构的能力、可靠性和完整性需要很长的生效时间。民主文化必须得到发展和培育使之包括传统、经验、开拓的心态及妥协和谈判的态度。

严重的贫困和失业、缺乏分配公正、产生种族、文化和少数人分歧的社会动乱以及需要加以限制的强大的既得利益,这些仍然是障碍,必须不断和同时地处理这些障碍。民主的标志是经常警惕克服认识到的脆弱性。同时,我们不应无视必须采取适当慎重的态度以便确保不把民主等同于胡作非为和无政府。

在外部方面,不言而喻的是,秘书长已经强调了这点。国家之间的民主和国家内的民主一样重要。似乎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世界社会的特点是民主的“胜利”时,我们还面对第三世界利益变得日益孤立和次要的现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强调在各国国内支持民主和发展同扩大民主化和国家间在国际体系的各级创造更有利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国家间建立相互支持和尊重的唯一基础。正如秘书长所指出,

“在这个新时代,信息、知识、通讯和智慧的交流是经济和社会的成功关键,必须将民主看作不仅是一个理想或事件,而且还是取得实质进步的一个必要过程。民主提供唯一能达到成功发展的一条长期、可持久的道路。”(A/49/935,第137段)

孟加拉国完全赞成和支持马拉瓜信息的基本前提-我们各国的民主进程和进步不应孤立地发生,而必须有不断交流和接触的渠道。

我所强调的因素来自我们自己的经验。孟加拉总理在当选后不久在达卡的一次国际议员会议上用以下的话强调了这点:

“民主不仅是一种治理的制度。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民主的程度就是其最卑贱公民享有自由的程度。为了加强民主的基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替代改善老百姓的条件。人民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对我们孟加拉国来说,民主选择的基础并不主要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主义。前独裁政权曾注定被孤立和最终失败。其政策因无合法性已经退化。旨在削弱人民势力的努力已证明徒劳无功。为反映上层统治集团随心所欲和不惜任何代价维护权力的愿望而遭扭曲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已被揭露。普遍贫困为非常突出的项目所掩盖。其必然结果是政府和人民疏远。

我们的经验在许多国家重复出现。只有独裁政权才可确保效率并采取果断步骤的神话已经破灭。现在很显然,没有大众参与决策,没有民主所体现的责任,负责精神和透明度,经济增长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及优先事项就不能实现。

对孟加拉国来说,通往民主的道路是一个困难和艰苦的进程。但是四年来的切实成就已使它得到巩固。毫不妥协的抵制、群众运动和各方均同意恢复民主、这些已使我们能够完全依照我国宪法规定以临时政府取代根深蒂固的独裁制度,举行民主选举是该政府的唯一任务。人们已普遍承认在宪法90天规定的期限内举行的选举是民主表达意见堪称楷模的榜样。许多人曾认为,新政府会

法获得更大权力。但是,通过各方达成的协商一致,从总统政府制度向议会政府制度的历史性转移已经完成。这项变革已得到全国公民投票的认可。

议会是国家所有发展努力的焦点。它严格执行确保制约和均衡的任务,促进行政负责制和透明度,支持法治并孤立和处理违反和践踏人权情况。从那时以来,着手进行各项努力,以确保通过以公平、公正及和平方式举行选举产生历届政府。政府坚定地致力于保持和加强以此为目的的所有措施,并在《孟加拉国宪法》各项规定范畴内留有最大余地。

我们的经验突出了某些可以触及的真理。没有民主,人民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潜力就不能充分发挥。面对贫穷、饥饿、文盲和疾病的可怕限制,人权变得毫无意义。

对孟加拉国来说,同贫穷作斗争和实现增长的步骤仍然是维护民主的首要挑战。为提供一种使我们能够迈向市场经济自由的政策性环境已经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我国的中心战略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这个概念把人民参与、减轻贫穷、改善居住环境和促进人权及福利结合起来。其基本目标是使被剥夺者和处境不利者离开外国而进入发展中心。

不断递增的重要成果日积月累。我们现在即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赤贫程度已有所下降;扫盲率有所提高;村庄一级正在普及基本保健服务;在限制人口增长和支持免疫方案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为制止环境退化和不断发生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已采取重要措施;为保护妇女、儿童、少数人和穷人正在加强社会立法;总的人均收入已经提高,通货膨胀有所下降,而且已经有了一种可以保持增长的可行宏观经济基础,目前增长率已达到4.5%。

最后,我愿表明,民主需要国内的和同国际社会合作的全面努力。孟加拉完全支持现在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A/49/L.49,并高兴地成为其提案国之一。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1974年11月22日大会第3237(XIX)号决议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主办第二届新建民主或恢复民主国家国际会议并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我还要对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提出主办下次会议表示感谢和赞赏。

在此历史时刻,巴勒斯坦人民正在从民族解放向以民主为基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建设国家体制过渡。毫无疑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过去的经验将对今后的事态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对这种甚至在民族解放阶段特殊情况下仍经久不衰的经验的民主性质感到自豪。

巴解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含括许多组织、力量和政党的伞状组织和结构。决定在多元基础上行事、尊重思想和言论自由和巴解组织内部关系民主化是现代巴勒斯坦经验中最重要的决定。另外,巴勒斯坦经验已把民主的许多要素、特别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促进政治和宗教宽容、各级自由选举原则和完全摒弃所有压迫性非法作法等视为神圣内容。在民族解放阶段,巴勒斯坦人民就成功地实行尊重他人意见并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尽管困难条件和外部因素都对我们的民族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但我们成功地避免了一切内部对抗。

现在,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范畴内签署《原则宣言》后,我们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在此过渡期间进行重建并努力实现最终解决,就我们而言,这应包括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我们认为,过渡时期最主要的需要是奠定重建进程的民主基础。而这一基础的核心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应参加。这种选举应当导致一种健全的民主政府形式,行政和立法部门要分开。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所有公民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有权参加选举,即便它同反对和平进程的政治力量或党派有联系,只要这种力量和党派在法律范围内行动并致力于以和平手段在巴勒斯坦社会中实现其目标。《原则声明》所商定的巴勒斯坦普选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以色列一方必须履行《声明》为其规定的协定义务。其中首先就是以色列占领军从有

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撤出的义务,这就是城市、村庄和难民营,以便使我们人民能够自由参加选举。

选举进程也需要获得适当的国际监测。在这方面,联合国能够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支持选举在公平和健全条件下进行。选举将为建造巴勒斯坦大厦奠定基础,在这个大厦中,所有巴勒斯坦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主要自由将得到保障。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无疑有助于中东和全世界的民主事业。我们将从自己的经历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将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相信,巴勒斯坦民主实验的成功无疑有助于在中东实现和巩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有关本项目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谨宣布,下列国家已成为决议草案A/49/L.49的提案国: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现在开始审议决议草案A/49/L.49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A/49/L.49?

决议草案A/49/L.49获得通过(第49/30号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在请希望解释其对刚才通过的决议立场的发言者发言之前,我仅提醒各代表团,解释投票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的发言。

张军先生(中国):我愿代表中国代表团宣布,中国代表团不参加大会对载于A/49/L.49文件决议草案的通过。中国代表团要求将其上述立场载入大会正式记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解释投票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59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工作方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宣布关于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37,大会将在12月20日星期二上午审议所有在议程项目37下提出但尚未采取行动的决议草案。

各位成员记得,大会在12月2日第74次全体会议上就议程项目37下提出的六项决议草案采取了行动。

下午6时30分散会。